廖家镇：时光褶皱里的天府遗韵

□李志能

浓春的崇州廖家镇，正是柳絮如烟飘拂、繁花似锦时刻。恰是诗人李白所吟诵的“烟花三月”，也是人间最美好的四月天。

先是黑石河堤岸两边的柳芽泛起丝丝绿意，周边山脚下的樱花腾起团团诱人的粉云。“一花引得百花开”，紧接着，整个廖家镇琼花玉白，芳草千竹竞发，各类鲜花竞相在风中绽放张扬，黑石河水清澈透明，河流绿如蓝。此时，镇内的原住居民，还有南来北往的游客，人人都身着一袭红绿春衣，早已将廖家镇的春天率先给挤翻了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寻觅诗词里的“春归处”，找寻廖家镇的芳华与美颜。

廖家镇因地理位置偏僻，至今仍保持着最初那份清纯的原生态模样，尚有唐宋明清所遗留下来的底蕴与韵律，就藏在这座小镇的街巷市井里，藏在百姓的寻常生活之中，廖家镇人一直珍惜着、贮存着这些宝贵的遗存。

春天的黑石河水泛着碎银般的光芒，柳絮掠过唐安廊桥斑驳的石栏，在青石板路上铺就一层流动的“雪”。我站在廖家镇字库塔的阴影里，看着天元街的茶幌在风中招摇，恍惚听见三百年前马帮铜铃的清响。这座被黑石河水环抱的古镇，宛如一册被岁月深深浸润着的线装书籍，每一页都浸透着茶香与墨韵，每个转角里都贮藏着半阕未尽的词章。

廖家古建筑。

青瓦上的时光折痕

通平街的穿斗木楼在熹微的晨光之中次第苏醒，榫卯咬合的梁架撑起明清的天空。若细看通平街的木楼，依稀可见梁枋上尚存“嘉庆三年重修”的墨迹，笔锋遒劲如刀刻。檐角高悬着的铜铃早已锈蚀成青绿色，风过之时却仍能摇出清越的声响，仿佛在回应着《蜀中广记》中“铃铎传音，以警晨昏”的旧制。街尾的豆腐坊里，石磨终日转动，磨出白色的豆浆沿着石槽流入木桶，水汽氤氲中，老板娘轻哼着传统的川西小调：“三月采桑四月蚕，廖家女儿绣牡丹……”调子与明代《崇庆州志》中记载的民谣如出一辙。

轻轻抚摸过廖氏宗祠门前的石鼓，指尖触及万历年间錾刻的牡丹花纹，那些被岁月风雨磨去棱角的雕花，依然还保持着当初盛放之时的姿态。而镇东边山脚下的樱花年年如约，粉云浮动间，恍惚看见李白策马而过，衣袂带起的花瓣飘落在杜甫墨汁未干的诗笺之上。

镇西边的木雕作坊内，老匠人正以柳刻刀雕琢一扇花鸟屏风。案头堆放着《营造法式》残卷，纸页间夹着祖传的“百草图谱”。刀尖游走处，梅枝斜逸，雀羽轻颤，分明是宋徽宗《瑞鹤图》的笔意。学徒捧着新斫的楠木匾额走过，匾上“耕读传家”四字尚带木屑，却已透出颜真卿楷书的筋骨。

正午时分，文武宫残存的飞檐将日影切割成菱形光斑，洒在青苔斑驳的戏台上。光绪年间的木刻楹联上，“忠义千秋”的金漆早已褪色，却仍能听见川剧锣鼓在虚空里的回响。转角处的字库塔静立如禅，塔身砖缝里镶嵌着光绪年间童生焚烧的残稿，墨香与檀香在时光里酿成琥珀。

暮色悄然漫过天元街的雕花窗棂之时，房屋里面飘出唐代煎茶的松烟香。鎏金银茶碾在青石臼中徐徐转动，陆羽《茶经》的韵律随着茶汤蒸腾。但女主人手持茶筅击拂的瞬间，建窑兔毫盏里涌起北宋的雪浪，茶沫勾勒的山水在盏壁流转，恰似苏东坡在《试院煎茶》中写就的那一片皎洁月光。

箫声里的山河旧梦

戌时的更鼓惊起檐角铜铃，镇南边不知何处，自柏树林深处浮出一阵阵呜呜咽咽的箫声，柏树林深处的箫声，原是一位白发老翁所奏。他少年时是镇上读过私塾的先生，如今守着祖传的紫竹箫，每逢月明之夜便独自倚树吹奏。箫管上刻着“光绪丙申年制”的小篆，音孔边缘已磨出包浆，却比新箫更添苍凉。老人说，这曲子是随明末湖广移民带来的楚调，历经三百余年早就已经融入了川腔，如今从《华阳国志》也辨识不出它的来处。箫孔里流淌出来的是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的调子，曲音漫浸过先人们开凿的沟渠，与廖家镇的古老传说在水面交织。这箫声流淌过千年，箫声音频中，颤落下的松风，惊醒了碑廊里颜真卿残碑的墨魂。

子夜的月光慢慢地爬上镇内青瓦的瓦当，灶膛里的火光将庖厨的身影拓展在粉墙上。夜半的庖厨里，刀俎声起时，掌厨的人手持传统菜刀，刀刃划出的弧线里藏着民国廿三年的月光。案板下的陶罐微微震动，罐中封存着自己在烈日下辛苦翻、晒、露、晾，酿制三年以上的豆瓣酱，酱色沉黑如墨，却能在热油中爆出赤金般的香气。老板娘舀一勺酱倒入铁锅，霎时间，整条街巷都沉浸在《蜀都赋》中所言的“鼎中之变，精妙微纤”的滋味里。叶耳杷也在青花瓷盘里堆垒成玲珑宝塔，鲜咸无比；猪油渗入三百六十层豆腐皮的褶皱里，这恰好是《随园食单》里走失的章节。

寅时的梆子声敲碎了月明星稀的残夜，茶铺的铺板门“吱呀”作响。古楠、银杏等千年古树的影子投射在茶桌上，氤氲雾气里浮动着茶马古道的铃音。廖家镇的早餐，引得外地游客格外好奇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神仙快活之地，喝的是牛奶、豆浆；吃的是油条、大饼；摆的是家国大事与平淡生活；谈的是书画和文艺。早餐店内，抑或爷孙，抑或父子，追着老一辈人的步子，一笔一画向前徐行。吃早点时，外地客人不小心碰响杯盘碗盏的声音，瞬间惊飞起了梁间停憩的“呢喃”燕子，端上餐桌松软、晶莹亮白的包子上有着十八个褶皱，鲜润胶弹，直接入喉，正合《扬州画舫录》里记载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褶皱。

褶皱里的密码

唐安廊桥的石阶上，留着深浅不一的凹痕，那是清代独轮车经年累月碾过的印记。桥墩缝隙中生着一丛野兰，根须缠绕着一枚锈蚀的铜钱，钱文依稀可辨“嘉靖通宝”。镇中老者说，这桥曾是“湖广填四川”时廖氏先祖所修建，桥下埋藏着从楚地带来的五色土，故而黑石河的水浸染了湘音的温软。

清明的纷纷细雨打湿了唐安廊桥的石狮子，鬃毛里的水痕漫漶成八大山人的墨迹。碉楼箭窗透进的光束中，浮尘勾勒出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迁徙路线。廖氏族谱的虫蛀处，藏着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秘语，而黑石河底的卵石，仍然清楚地记得李冰父子开凿滟滪时的号子。

古戏台的藻井原绘有二十八星宿图，如今只剩北斗七星尚存朱砂残彩。戏台下的地窖里，堆放着道光年间的戏箱，箱中戏服虽已褪色，但金线绣的蟒纹仍隐隐生光。最底层的木匣中珍藏着一册手抄本《廖家镇志》，扉页题记着“宣统二年修”，内文记载：“镇西有木工世家，善雕花板，曾为成都青羊宫制三清殿藻井，其纹如云水，叩之有金玉声。”

小满那日，我在古戏台的藻井下发现半截同治年间的戏单。泛黄的宣纸之上，川戏《秋江》的唱词与虫蛀的洞眼构成新的曲谱。忽然懂得，这座古镇本身就是一出动人心魄的折子戏，每一块城墙砖都是未写完的唱本，每一道瓦当雨痕都是工尺谱里的拖腔。

在这里的长街小巷只需随便找一个店铺一坐，无须多言，就能完全沉浸其中，品茗、闻香，静候光阴流转。厅堂是四百多年前的建筑，你此时的身心亦是四百多年前的回响。被丝竹之音、芳华之气包裹着，摇晃着。琴箫合奏、长吟短唱，一次次陶醉抚弄着情绪与心弦，会令人一时难以走出左琴右书的空间，不想再走进喧嚣的街头。恰如窗外那枝青梅的花期，始终弥漫着不肯褪去的幽香。

夕阳将廖家镇的老街渲染成一片耀眼的铜色之时，我站在字库塔顶层的风铃旁。看暮色中的炊烟与黑石河雾霭交融，忽然明白人们口中所说的“锦绣江山”，原来就是先祖们的农具与耒耜织就，就是唐宋的茶碾与明清的墨锭绣成。那些在雕花窗棂间流转的时光，那些沉淀在茶汤里的山河旧梦，终将在这黑石河的细语柔波里，酝酿成永不褪色的春天。

绣娘手中的千年丝络

未时三刻，镇北绣坊的织机声渐密。老绣娘坐在花窗前，银针引着蜀绣的丝线，在缎面上勾勒出“芙蓉锦鲤”“熊猫戏竹”“韩熙载夜宴图”。绷架边的竹筐箩里堆着湘绣的劈线、苏绣的绒丝，但她说：“廖家的绣法不同，针脚要藏进《考工记》的‘三绞三编’，一针一线都得对得上《天工开物》的经纬。”

绣绷上渐次浮现出黑石河的春水、字库塔的飞檐，甚至唐安廊桥石狮的须髯。忽而针尖一转，绣出一行小楷：“乾嘉年间，廖氏女红甲蜀中”。坊主捧出一卷残破的《绣谱》，纸页间夹着光绪帝大婚时宫中赏赐的绣样，金线虽暗，凤目仍灼灼如生。

绣坊后院的染缸中，靛蓝汁液正“咕嘟”冒泡。老板娘从陶罐中舀一勺明矾水，轻轻点入缸中，水面顿时泛起孔雀翎般的涟漪。她说这染法传自苗疆，但配方早被廖家镇的匠人改进过——添了黑石河畔的蓼草、西山岩缝的赭石，故而染出的布匹“雨过天青色，暮染鸦青浓”，恰如王安石诗中的“染云为柳叶，剪水作梨花”。

绣娘腕间的银镯雕刻着“百年之前的制造”的字样，镯子碰撞时，“叮叮”声与织机节奏相和。她笑道：“这镯子原是祖母的嫁妆，当年她用同样的银针，绣过抗日将士的旌旗。”言罢，指尖轻挑，一根金线忽而化作朝阳，照亮了缎面上沉睡的古镇。

河灯照见的古今长卷

尤记得上元夜，黑石河漂起千百盏河灯。莲瓣形的灯座上写着祈福的墨字，烛光摇曳中，恍若星河坠入人间。孩童们追逐着灯影奔跑，却不知这些灯芯里掺了松脂与檀粉，燃烧时有淡淡的香气溢出，恰似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汴河灯会的旧俗。

河灯顺流而下，至唐安廊桥时，被桥墩轻轻截住。灯影映在水面，与廊桥的倒影交叠成一幅流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忽有一老者撑船慢慢悠悠而来，船头高悬一盏鱼形灯，灯上绘着“乾隆五十年廖记造”的款识。他撒下一网，捞起的却不是鱼虾，而是前朝沉落的铜镜、碎瓷与半枚开元通宝。

放河灯的老者原是镇上一个退休的老教师，退休之后以修补古书籍为业。他的船舱里堆放着《崇庆州志》的残卷、民国年间的账本，甚至有一册用廖家镇土纸抄录的《华阳国志》。他说：“黑石河的泥沙里埋藏着半部四川史，每盏河灯都是一页浮出水面的注脚。”

子时，河灯渐次熄灭了，唯有一盏鹤形灯漂至字库塔下，久久不沉。塔中守夜人轻声道：“这灯里藏着光绪年间一位举人的心愿——‘愿持三尺剑，笔扫千军墨’。可惜他终生未第，只留得一塔残稿。”言罢，塔顶风铃骤响，惊起一群夜鸟，翅影掠过凉风习习的河面，将最后一点灯火揉碎成粼粼的银星……

古字库塔

天下成都
Literature&Arts
锦水
08
成都日报
锦觀
2025年5月13日
星期二

心香

台阶下

□邓焯

油锅腾起的热气裹着辣椒香扑面而来，我站在“超市”二字褪色的灯箱下，在青苔漫过水泥地裂缝的一瞬，看见童年的银杏叶突然从二十岁的秋风中簌簌落下。

隔壁，是顾爷爷的狼牙土豆小摊，如初摆着几张掉了漆的塑料凳；原本该是冒菜店伫立的地方，如今挂着与辣卤相关的灯箱，玻璃橱窗里码着一排排酱色的鸭脖。

“妹妹，要葱花、香菜不？”

顾爷爷抬起头，我鼻子突然发痒，偏头打了个喷嚏。

我想起我小学二年级时，刚转学来的那天——我站在顾爷爷小摊隔壁的冒菜店门口，连打了三个喷嚏，煮冒菜的老板娘也曾朝我笑了一笑：“幺妹儿，肯定是你家‘灶王爷’在想你了。”

挺难忘的，那时我们家的馄饨店夹在冒菜店和鸡公煲店之间。每天下午四点，隔壁顾爷爷的油锅准时“滋啦”作响，整条街都会充盈花椒、葱蒜的浓香。

“爷爷，我是以前卖馄饨那家的……”

我指了指已经变成螺蛳粉店的那间铺面，爷爷凑近仔细看了看我，又恍然大悟似的狠狠拍了拍自己的围裙：“哦，是总在超市门口耍的那个丫头子嘛！”他一面笑着，一面往土豆盒里多添了一勺泡萝卜，“长好快哦，都快认不出来咯！”

我知道，顾爷爷说的是超市台阶下那块水泥地。那时，不只是我，街坊四邻的娃娃都爱在那里做游戏：家常菜馆老板的儿子会偷他爸爸的打火机来点“灶火”、冒菜店的小妹妹从竹筒里抽出几把一次性筷子、烤鱼店老板的闺女则抱来两个豁口的白瓷盘。我们把超市的促销单折成纸碗，想象刚落下的银杏叶是抄手皮，学着大人们做起营生……每次举着一些不知名的烂叶子跑过顾爷爷的摊前，他总要撂下铁铲喊：“小娃娃莫光晓得耍，作业本拿来我看哈！”然后，他会从围裙兜里摸出几颗水果糖——给男娃的是薄荷味的，给女娃的则是橘子味的。

这一切似乎又变异得太快。高二那年开春特别冷，冒菜店的玻璃上糊上了“转租”的红纸，家常菜馆的卷帘门锈死在离地一尺的地方，再没拉开——有些酸楚，其实我们都忘了拟一个正式的告别日。

只能说是某一天，烤鱼店老板的闺女照常抱来两个豁口盘子，我和她蹲在台阶上分吃顾爷爷炸的土豆。油锅冒着白雾，塑料凳脚边积着前夜的雨水。隔壁新开的奶茶店正在试音响，放的是我们没听过的新歌。歌还没放完，就离开了。

我摸着超市台阶上被油污浸黑的裂缝——我们当年刻下的“火锅店”三个字还隐约可见。身后响起竹签筒哗啦的声音，顾爷爷端着印着“优秀商户”的搪瓷杯走过来：“你们几个娃娃，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在我这蹭竹签当筷子哩。”

我把镜头拉回今天，天色暗下来了，店门前的塑料凳一如从前地静静躺着。

很难再想起什么，那条街、那些人和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，其实依旧在——孩子们始终蹲在台阶下，在油锅腾起的白雾里，把泛黄的银杏叶包成永不冷却的抄手，盛满我水晶般的心。

情感

爱茶说

□吴文政

我家里的每一层楼，都要放一张书桌，桌后一面墙，半墙是书，半墙是茶，前面摆一叶兰草，挂一幅山水花鸟画……这些使人安心之物，不是用来装面子的，这就是我努力建设追求享受的生活。

人到中年后，我时常想，人生于世，最重要的是安放好自己的一颗心。无论处在怎样的光景，忙得焦头烂额还是闲得百无聊赖，都要腾出一部分时间静坐下来，慢慢地烧一壶水，好好地选一款茶。然后按部就班，烫壶、涤器、洗茶、荡水……而后，第一缕氤氲的香气排面，或是清澈，或是浓烈，或是馥郁，或是甜美；再然后，第一口茶汤滑过唇齿间，或柔或湖，或稠或爽，或是兼而有之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整个人似乎踏实下来，放松下来，“魂儿”得以归位，就像是有一两片灵魂的碎片，被茶香茶气牵引着，找回自己的位置，安分下来。用一个有趣的形容就是“回魂”。此刻此景，就忍不住想，如神仙一样惬意吧！是怎样的美啊！

小时生活在兴旺发达的四合院，作为前无大后无小的长孙，有高祖、有爷爷、有奶奶在身边的日子，被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顶在头上，背在背上，抱在怀里……我总是十分黏人，总是要撵路的。一旦察觉要去小镇茶馆喝茶摆龙门阵的爷爷要出门，我便拉着他的衣角像根小尾巴蹦跳前往。

那时很小，记忆中最早的画面，跨过石板凳镇（原简阳县）中心一座条石铺砌的桥，是一条两边房檐瓦几乎都要碰到一起，深深窄窄的街巷，两层木楼的房门上挂着细细的竹帘，竹帘外哗哗地下着雨。直到今天，过去了几十年，我依然记得那雨的声音，竹帘的样子，记得渐所弥漫进屋子里的水汽，也记得竹椅子的微凉；还记得自己小小的心里，觉得的那种单纯的安静和快乐，知道自己被照顾得很好，知道有人疼爱自己，知道身边的世界，友好、安全，而美丽。约莫在那个时候，我与茶有了人生中的初相遇。与高祖、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生活简单安闲，充满袅袅茶香味的回忆。

后来，父亲从大凉山退休回到龙泉山下定居养老。他每天随身背个绣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红字的黄色军挎包，总是内装几款茶叶和一副象棋（牛皮纸信封分装的，标写茶名），父亲除去三餐时间和夜晚休息，一年365天都泡在茶馆里，即便是他生命结束之际，也选择饮完最后一口茶水，才安然自若离开尘世。

我年少不懂茶，平时里说是喝茶坐茶馆，其实都是四人围桌各自一杯自己喜欢的茶，主要在玩麻将牌。到了中年，结识了擅长泡茶吃茶的福建人王青兄弟，又与已是普洱正宗茶人的初中同学唐俊联系加强，在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下，慢慢浸染茶道。渐渐悟出点心得，原来喝茶是一个与内心对话的过程，更是一个与时空对话、与生命对话的过程。疲意之时，寻一处幽静，与清风绿树为友，与星空蛙鸣为伴，一壶泉水，泡一杯自己喜欢的好茶，在茶香裹裹中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品茗香浮动，翻闲书几页，舒缓身心，实属悠哉快哉，唇齿留香之际，沉淀的是心情，感知的是温度，遇见的是美好。

遗憾的是，当今社会中爱茶之人甚多，天天喝茶论茶的人不少，懂茶之人却寥寥无几。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能够多静下心来品茶，好奇看它的山场，看茶干，看汤色，看叶底，喝滋味，才算真正的懂茶。

风霜雪雨，一路问茶，山长路远，不忘初心。雨夜一壶茶，灯下孤影，茶香浮动，茶润诗心，那一刻，仿佛自己就是山间育茶的茶人，早已与茶融为一体。

爱茶是一种心情，更是一种境界。吃喝悟道，实属不易，愿你我从茶开始，用修身养性品味生活的心态，启动美丽心智的遇见……好山、好水、好心情，好壶、好茶、好朋友——这便是茶道的最高意境了吧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　责任编辑：蒋蓝　美术编辑：钟辉